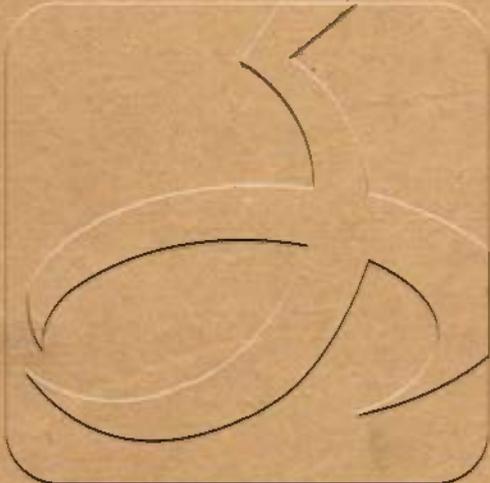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按禮重之答只是據理而言不以事實相較

色與禮孰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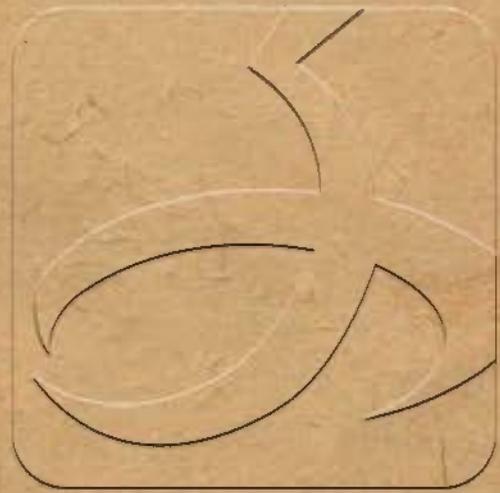
任人復問也

摘訛任人意在下段此兩問只是要引出個禮重來然後從而折辨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文會堂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于地君先
 于臣其義一也○說統所謂以禮食者主人親饋則客祭
 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
 是也○語類不親迎則不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
 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
 迎之禮法許如此○述朱不以禮食如不食嗟來之食其
 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亦其類也不親迎如家貧不能備
 六禮之類六禮問名納吉請期納采納幣親迎也○蒙引
 任人此言亦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闢之使聖賢處
 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肥柱而鼓瑟也但只是不揣
 其本耳故須有孟子後一投說語○按任人亦本
 告子食色為性之說其良禮即所以外仁義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

集解於答何有正文在往應之曰以下不揣其本三節是先就其言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

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慶原輔氏曰物之不齊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

定其高卑○條辨可使二字最有意寸木高於岑樓者使之高也食色重於禮者使之重也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使之也○翼註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而喻之下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上節是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下節言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

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集解上節只說他不揣本而齊末之非此方說重輕之定分必

多寡齊而後輕重見自是相承說然上言升寸木於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急重食色此言鈎金不可與輿羽較是

言任人有急輕禮兩節於相承之中而語意各有對針然俱未露正意至下節乃與揚明耳○或問禮之大體固重

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

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鈎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

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

輕重之差而已○精義尹氏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

重而已○蒙引禮食親迎本不是輕但以對滅性廢倫則為輕耳○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

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奚但食色之差重於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論禮也哉○條辨既辨其不平

之非下方好取一般平者而較量其輕重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

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

摟之乎紵音軫摟音婁

紵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蒙引任人只重在死字及不得妻字上不曾思及於兄臂

與摟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就見得禮終是重矣。說約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輕重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不終

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摟則不得妻不是暫時不得妻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愚按

往應之須看前後針鋒相對處未嘗變任人得食飢死之說而以於兄易禮食未嘗變任人得妻不得妻之說而以

摟處子易親迎方見得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比於禮之輕者故失其衡孟子是取禮之重者亦比於食色之重者

而其衡自定若取食色之輕者亦不足以服任人矣須知以輕較重即任人自開其隙惟兩重並衡任人

遂難橫抵耳於此見孟子析義之精語言之妙。○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

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

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亦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新安

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

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

也。○按此章本旨只在力爭輕重之大分其未嘗膠柱調瑟言外員補一層乃正於大分上毫釐不爽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

子所嘗言也。愚按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中却有兩面曹交之問所疑在可孟子之然所信在為惟交

意在可故聞孟子之然輒問如何則可惟孟子意在為故於交之妄意其可隨加棒喝曰亦為之而已矣下面弗為

耳所不為也及行堯之行人病不末耳都是儘撥他為處為則未有不可者不為安望其可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
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存疑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全在為字上

曹交把他都畧了只就形體上論見非不厯然大也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

按此便隱然是以不勝為患○說統食粟一語此是曹交實供學者若見及此便生多少慚愧却自不曾省得便是

飯從春
梁上過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

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

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鷓鴣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誓是也鳥獲古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語類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復道是堯舜更不假脩為

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

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按奚有於是是字或以為指形體言或以為緊承食粟而已對照不勝為患故以無力人為說味通節語意

以後說為長○條辨末二句豈以弗勝為患單貼能勝堯舜說弗為耳與亦為之緊相照應中間為有力為無力為

鳥獲三為字義別如云則是個無力之人是固有力之人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敦復堂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凜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愚按以孝弟言堯舜之道，固宜將孝弟說得十分滿足。然本文只是從徐行說下見，非人所不能轉，不須說到極至，反起人畏難之心。○或問：均是行也，而一徐一疾，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財民彝自然之實理，非如佛者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之說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同。正謂此耳。○語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說統：世人不能為堯舜，只是不勝二字作阻。把徐行後長說來，你道堯舜不能為，難道徐行後長也不能為？堯舜之道，只此孝弟便是。如何以不勝為患？此節正見人皆可為堯舜處。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

豈謂不假脩為而即可以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阻人，亦不以易而苛人。惜乎交之不足以進此也。○艾子子曰：一服一言一行皆如堯，非易言之也。乃備舉而難言之耳。一服一言一行皆如

敦復也

榮非淺言之也乃蔽錮極深耳故曰亦為之而已見得無
 之非堯無之非桀不為堯即為桀。愚按八將此節易滑
 口讀過便看得而已矣三字任地輕渺若一字字鄭重讀
 之方是令食粟人聳然豎起脊梁當下透出為字精神命
 脈何等老
 婆心急
 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
 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
 可以為堯舜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
 豈謂是與
 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
 行皆是執其病
 之切處箴教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有求安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

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或問學莫難於

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
 於不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
 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
 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
 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
 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夫致知之方乎子於大學之
 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為此耳。語
 類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芒芒急地只是如此
 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
 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這一段發意如此大都在疾行
 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于預得底事
 文集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而專為求師於外
 告子下

敦復堂

者設取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歸求以求之言也求之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脩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之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當以已心為嚴師之意。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

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曰

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於是宜曰之傳為作

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其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踽踽周道翰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疇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泮泮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維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殫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浪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柁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我窮不閱遑恤我後。紹聞編高子以小弁為小人之詩蓋以

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獨咎小弁乎？孟子以為仁人之詩者，正又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說統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擬其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關與鸞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

心仁之發也。精義尹氏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惡存其孝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

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以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按本節言小弁之怨方是說他哀痛迫切之情正所謂垂涕泣而道者高子所疑之怨正坐不曾見及此此其所以為固也。○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

自責也。其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心。○爰

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晝暘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輶語何以不怨是不解之詞

然丑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違怒也 或問小註親之過夫是傷天地

之太相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

陷於大惡忽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

愈疎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

至性若此而違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

則叫號而違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

集解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

甚有不甚俗說乃以為一關於宗社事夫一止於身家事

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愈疏是親既疏我而我

又疏其親便是愈疏了磯是借字水激石是水激於石不

指母水指子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於石而水違怒子

微激於母而子違怒故曰是不可磯通節歸注不孝二字

不孝就心上說與上親親仁也反對愈疏不孝小弁之所

以當怨也不可磯亦不孝凱風之所以不怨也推明怨不怨之旨歸重小弁上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精義伊川曰小弁之

小弁直怨我罪伊何或問申之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與

○淺說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怨親也實有不同者孟子亦姑引以為證而取詩意之近厚耳○說統上文只說怨字此處引舜為斷却露一慕字蓋原其怨之念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嚴此其所以為仁人孝子耳不必貶駁小弁○愚按章意只是諱詩非論平王也前後以怨不怨相形一斷之以親親而其疑盡釋末言孔子之言舜亦正以破高子之固豈真以舜與平相提而論哉要以舜之怨慕為至孝自不得以小弁之怨為不孝註中虛實字都極斟酌分明○本文於舜止

曰慕以怨已融於慕之中故為至孝集註於小弁止曰怨以怨而未盡乎慕之道故不可為孝而僅得謂之不為不孝然此處孟子引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

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

怨也四書通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

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尸莖反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集解不期而會曰遇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集解孟子必素知其為遊說之士將何之之問

以人國言非泛問其地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一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翼

宋輕之說先楚後秦則所謂二王之遇亦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勿倒。搆兵只言相侵伐且慢說兵連禍結侵

下不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

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

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當是時以利

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按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

斷之以正而已或問小註宋程言其不利之說似未大

悖於理孟子却力沮之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

道度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下文即其利之一字而

究論之蔡氏曰宋程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

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

正道世俗從可知矣說統志大謂其志在息民與從人

志在為楚橫人志在為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

正其號集解指是詳中之大要號即指之趨向處也心

縱無他而號已不善在遊士以為逞臆而談而不知聖賢

之稱名必慎正解不可二字正是抹煞他利字下二節

皆發明不可之意愚按明斥其號之不可正隱究其指

之不

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

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程一言而罷之豈非

生民之福而仁人之賴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

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

嚴其防也。精言悅於利而罷是兵以利罷也樂罷而悅

於利是利以罷興也因罷兵之利凡事趨向利去則仁義

之根絕矣。集解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始以利罷

孟子集註本義滙考 卷十二 告子下 七 敦復堂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雷軒張氏曰占

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繫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弊紹聞編說人之道言其非義者未必止而言其不利者易見從然不知導人以利則人將惟利之

趨趨利不止而兵端其可止乎曷若直開導其良心夫嗜殺樂戰非人情也殺無罪有所不忍取諸人猶禦有所不為此人之本心人皆有之者也導之以此使自有所不忍不為焉不安於其故習而樂罷則不但爭可息兵可寢而舉國之人孰肯遺其親後其君乎仁義行乎一國必為政於天下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翼註上節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為而為之意此節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言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俱漸次逐層說開趕出兩邊興亡之異○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集解上下兩節不平看上節言以利罷兵之必至於亡已了不可二字下乃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以教之極言仁義之效以見當主於仁義而不可主於利也故末復找何必曰利一句應轉前文以申明不可之意此章與首篇首章用意畧相似而結法亦如之直是斬釘截鐵○徐思曠曰孟子道不行於

當時而以素所挾持者轉致望於遊說之士倦倦救世之思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

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

不必報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

來見不可謂其禮意之輕大抵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輕觀末節可見但在本節

只作序事伏案不可預透○按兩受之而不報此處只作一例看幣交道遠均一時所不能答報非有心也○說統

曰居鄒曰處守曰平陸曰為相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被又曰通章逐段推明不遺說盡首節為相處守四字是

伏案中問不成享三字是斷案末節不得之鄒得之平陸是結案○爰集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

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按此條單主

儲子預透後文

他曰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或問小註首節是言其受幣之同如此他日由鄒二句是言其報禮之異如此○蒙引連得聞矣謂已得聞而問也

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處也○說統謂此中夾有個義理不可認作捉破綻下為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

特設詞以相探耳非以俗情窺師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

下同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條辨單問不見

儲子之故以疑處原在此也與字甚活知其不為此而疑之之詞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此周公營洛邑告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享奉上也儀禮也物

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

不用志于享故也蔡傳享不在物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儀禮意也對物言即下志字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說統志與物兩盡

才成個享引書專重不役志于享一句○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

矣條辨儲子始以幣交必是當交而交者及其終不來見方見其儀不及物故朱子謂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蒙引惟不役志于享言但以物為享也為其不成享也言既不役志于享則所

謂享者持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存疑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

意蓋不役志于享則不成個享禮所以曰不享○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惟屋廬子便解得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

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

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

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亦視其禮意之輕重

而行吾義而已說統不得之鄒得之平陸在處守為相

上說正答成享不成享之故亦道出自家悅底解悟來按

集註兼不得往他國及可以至齊之境內說則居鄒處平

陸亦正與此二句相關夏九範曰屋廬子之疑在不見

儲子邊故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一邊未以得不得相形

說正見孟子權衡之妙輯語交際予受應禱之道視其

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

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為皆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

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名

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蒙引

二字只做一類看不必謂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註

自分曉聲譽事功大凡仕進底人所圖便在此二者○存

疑髡意以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

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

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時苟我以出而為

人可也時不我以消汲及於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

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極○說

統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髡雖兼言其實致譏重為人

邊在三卿之中見得似非自為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

其為人仁字固是兩邊夾擊意却側注立功濟世一邊方

與後兩重相貫○通章以仁字

為骨子以用不用三字為關鍵

敦復堂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形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

天人備矣○說統此叙三子事與別處不同乃緣他自為為人來說如夷似一於自為如惠似一於為人如尹又似

觀望於自為為人之間此君子是孟子暗自指正與末君子之所為句應○集解道以迹言趨以心言髡論仁以迹

孟子論仁以心如但以迹則伯夷不屑於就者也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然去者是仁不去

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人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謂承

三子言亦可何必同句最重○何必同非謂不必與古人

同也此句只對自為為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私而事公理自為亦可為人亦可即時而為人時而自為亦可自為

非鳴高為人非狗俗時而為人時而自為非行止鵲突三子既不拘一轍後人亦何必以一轍拘○輯語此處仁字

只就出處上論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

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

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

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

人之心哉精義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

不如此。四書通獨詳伊尹者夷不屑就惠不屑去其迹易明惟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正解史記云公

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給恩百姓修禮隣國非復昔日之魯髡曰削甚益誣之也

未必能有為也精言首節名實未加而去之髡意重去上見事功不成忽然引去不成自為又不成為人孟子告以不必同正見其當去也此即暗承前意跌進一層說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用意較酷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

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說統奚非愚於虞而智于秦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此不用已伏末節不用字。按削何可得只承不用賢句轉下見賢者之非無益於國不必更拈魯事較量。喫緊在用不用字固是隱含齊王之不能用以見已之所以去齊然此處只以亡字霸字與削字對針尚未及去齊之意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謳聲有曲折也淇水名趙詩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頭人之篇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齊

人善歌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齊境大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

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

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

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直

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

與莒戰梁遂闔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隳而隅為之崩按傳記皆無華周妻哭事髡并說或當有之然

不足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翼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

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集解此四句尚是本上豹駒等推開以

起下是故無賢者也乃直刺孟子未又反掉以見其果無說統髡譏孟子意分三段始言名實未加而去着一未

字責之猶竟繼言無益人國謂其雖不去亦未必有名責之加然猶說是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步緊一

步按髡意總是在事功上論而不察君子之用心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

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

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

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

孔子者，集解人但知為肉為無禮而不知其為不用也。魯人為肉為無禮之議正協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

欲以微罪行正，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

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語類

子於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

為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言之去國以其不致燔為

得罪於君耳。文集問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曰自謂。紹聞編虛齊謂以細故去國為微罪，欲以微罪

行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欲為苟去在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此則朱子云自謂之義益

明已以微罪行乃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耳。若照大全其

汪氏以微罪屬之君相，則又非聖人之用意忠厚矣。其

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紹聞編此二句分開不得，乃其見幾明決之中用意又忠厚如此。

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

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

孟子之去魯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說統節首

提出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

見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為其事

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人

摸捉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人己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為

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己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全甚

大。按君子之所為二句，本文只看定孔子說集註孟子

之所為，乃是於言外補出。然說孔子處，孟子正隱然自况

眾人固不識，緊對髡必識之。眾人不識，一是眾人識淺

敦復堂

一是君子地分本高着一固字直是不堪奚落然正須將所為說得委曲則不識意自高雅不是一味輕薄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愚按淳于未嘗識賢出於未嘗知仁蓋亦戰國之習氣全以功名為重故其諷孟子始終只在仕齊無功而不知君子守道之嚴用心之專其無私當理有非流俗人所能知者此去齊之故終不欲明言而託於孔子以見意滑稽利口之徒直度外置之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經開編自王道衰人惟知五霸之功何敢議其罪惟孟子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為罪人蓋孔子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亦如此。姚承菴曰當以三

章侯度蔑焉無有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故孟子特以三王作準先立罪案而發其罪。說統通章以王字立案語意雖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實由五霸作備

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本杜氏春秋傳註不必從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絡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

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縷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

關同治去聲敦復堂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

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

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蒙引養老者無凍

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專指布列庶位

以修百職也不與尊賢相混○慶以地者三王之世當尚

有開田或亦因六師所移可滅此以與彼王制所謂有功

德於民者加地也○措克聚斂也讓責也○獨言土地荒蕪則

律必非空言也○遺老者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有賢不見用也措

古在位者畜聚斂之臣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

上文有慶以地而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移之者誅

而惡惡短慶以地而讓不必遽削地亦未可知○吳因之

其人而變置之也○曰變置之則非定滅其國矣○吳因之

師後之正是操大柄以賞罰天下隱然說個討者出命以

天子討而不伐道理故下以討而不伐承之○討者出命以

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孫疏平時為方伯征討時則稱連

帥蓋古者兵民為一凡公卿大夫

士當征伐時則皆

軍帥旅卒之長

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

其罪而伐之也搜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

之命也

蒙引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

者奉天子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以復於上也

若搜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驅

鄰國而為之辭以就其私而已○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搜

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

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

伯連帥伐其罪五霸則搜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

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

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新安陳氏曰無王如

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大○輯語只霸便是無王桓文

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存將天命天

討之本一齊蔑却此搜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

尊以為搜伐矣故第二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自入其

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

敦復堂

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

之事按言巡狩言述職皆是以三王作準為五霸爰書起案○省耕省斂只帶在巡狩述職之中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政所治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輯註若曰五

却桓公為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為賢則掩

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

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述朱本文當以葵丘之會諸侯

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

明天子之禁集解威信服人無事歃血但一意以明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

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此

所以列於五禁之首○再命用賢圖治之事也賢固有德

者才為有能者然亦分德之緒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

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三命柔遠能邇之事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

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

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

天子而後殺之也。四命天命天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

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蒙引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

人專小利壅泉也病鄰國激水也泉水若利於己國則壅

之以歸於內泉水若不利於己國則激之以歸於外然專

其利於己則必有病於大嫁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

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

尊王之事。集解五命所載書辭皆是天子之禁桓特申

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篤鄰國之交在桓公本

是借為後日據伐地而孟子述此却因說同盟原要歸好

若既盟之後一有犯此五禁者便是自干王章自取罪戾

故下緊接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意在今之諸侯并得罪

於王霸不必與彼索齊桓心曲也。精言前節節極力鋪張

三王之制而以據伐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鋪張五

霸之禁而以皆犯此五禁一句斷今之諸侯罪案是一樣

法文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

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

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

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而迎而安之則其發也

必桀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

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

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

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震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

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

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

之首罪之魁也以上節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此

得春秋之大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

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

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精言通章語意一節遞降一節五霸

已得罪三王而今之諸侯又得罪五霸所以然者皆今之

大夫為之耳不獨長君而且逢君罪不容誅矣。黃氏曰

劫五霸三王之罪人章以至今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

見矣不然則是陌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

翼註教民註專言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

教固所有也。○條辨人因中間論制不可過度多遂謂重過制上非也。孟子喫緊在殃民二字斷慎子罪案蓋不教禮義而用之戰直是驅之死地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却却是轉一步說看後面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一句撇過過制落到仁上而以况於殺人求之緊挽到殃民意可見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

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象引上一條言其徒殃吾民不足以及勝敵此一條言縱使勝敵

而於理亦不可援不可即照制不可過貪人土地而上干先王之典然此處只宜虛含不可說破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慎子名正解此則二字單承不可邊來○援慎子意只在勝意只在有南陽今且決之於一戰而

猶謂不可此真慎子之所不識者故下文遂與明言之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賽合註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之典籍○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

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條辨要說下諸侯百里為封國定制故先以天子之地陪起見天子尚不敢自己過侈而况諸侯可不守先王之封制乎○援先王分土之初千里百里俱非苟然要說於外不可增却先說於內不可減此孟子立言之妙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或問小註此舉先王之定制如此○輯諸儉非儉

齊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最善摹寫上文足字之

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

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係辨封國皆有

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為說者以魯伐齊故就兩國遡其始

封耳○集解儉於百里上着地非不足句用而字一拆正

見先王定制凜然足畏雖元勳貴戚毫不可踰以起下節

○按語類中多有辯魯地百里之說朱子亦無定論且於

此章本義無

關故不載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焦綺園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

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以一人而擅

五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已有之地土且在所損况可益以未有之南陽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

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愚按徒取諸

彼以與此本是必無之事特設此話頭以見制之必不可過耳仁者不為全在過制上論正應前文然且不可意

况於殺人以求之乃打轉殃民尤為責慎子本意故下文

切諭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事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各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說統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為言有多方。誘掖意然必志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舉動多有外迫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入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淆。方才歇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呼應。鄭申甫曰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底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在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士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儆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或以當道由志仁來於本文未免倒置。愚按前一條以志仁為歸宿。後一條以當道為發軔。二說正互相發。章末高唱君子之事君也。言外便見得慎于事君以非道而為不仁之事。事是一小人而已。其為不容於堯舜之世可知。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為去聲辟與聞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文集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

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存疑辟開墾是盡地力李裡是也故為富國之事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剝下承上者此是

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知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徐辨只我能為君四字便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所以為民賊辟土地侵民之井疆也充府庫重民之賦稅也約與國戰必克狀民之性命也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集解所謂道即富強是也習以成風為俗上以是求下以是應

此國君臣如此彼國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雖與之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全在民賊上見其必亡○吳省菴曰此因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臣以為可以取天下故孟子廢此○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說純白圭意在

矯當時重斂故云二十而取一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

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

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按史記所載白圭乃魏文侯時八四

書釋地引鄒陽書白圭戰之六城為魏取中山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則此書所載疑只為一人云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說統見得中國而從夷狄之法成何世界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千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黍稷酒醴之費無諸侯

幣帛饗殮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千取一而足也○說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

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愚按惟其所出之少故所費自不能多惟其所費之少

故所取亦不必多自是相承遞下故必從五穀不生說起而未句只頂費省而言○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饗殮既

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殮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說統此亦從輕稅說來見雖欲件件減省自有必不可省者○按特提居中國以見貉道可而中國斷不可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集解前以陶與用比此以陶與人比無君乃正對陶而言亦即一以該其餘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或問小註大桀小桀也桀固不可為貉亦豈可為哉惟法堯舜而已○四書通易曰

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宋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弊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闢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慶原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自王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可謂委曲詳盡矣按此本史記所載自王事而言亦因註中有林氏之說也○說統先王立法定為什一之則亦謂國用不可卒肯就中斟酌立此定額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漸也故孟子特把大貉小貉與大桀小桀相形說究其弊而極言之所以見堯舜中正之道萬世無疆也

之漸然貉道之不可行只就當下便見得故孟子痛闢其非只是言其不足用推出一層轉非本義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精義尹氏曰事不師古何以水世以治水治稅之言觀之白圭可謂妄人矣○蒙引白圭所以自負為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而國遂不被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也然其妄甚矣○紹聞編漢人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如白圭者是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存疑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曰順水之性水之道就頂上治字說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容受水處也海為受水處而非人所居此禹之所以為仁也以鄰國為容鄰國獨非人手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

水之災無異矣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

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條辨上節禹以四海為壑是緊承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二句故用是故二字按吾子以鄰國為壑是直起

水逆行四句故用一今字轉水逆行即指鄰國為壑故註

解為下流壅塞故水逆流既謂之洚水即便是堯時之洪

水矣禹於洪水而治之使平所以為仁人丹木小水而壅

之使成洪水豈不為仁人之所惡時解謂水逆行四句只

解禹去洪水之害不以為惡丹而以為惡堯時之洪水殊

失語意。起結兩吾子過矣俱就丹之自以為愈禹而申斥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精義尹氏曰君

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或問考之說交古

無亮字今以為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

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

則但為持守之意而未必有以為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

者是也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為友諒之

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精言或問云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此與左傳枝莫如信同意執字活對亮字不遯。不能執是無所執玩註及尹說自見。此執字只把捉倚仗意與操守堅固意有別言君子持以應天下之事只此一誠舍是便全無把柄了故執字靠定亮字說非亮主敦復堂

心執主事亮在平時執在臨事也。集解亮即友諒之諒所謂誠也故集註止訓信字。孫疏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則信其用則明按亮字本義止訓信然不兼言明則貞而不諒之諒所謂不擇是非者恐未免相犯且本註凡事苟且內亦兼有不明之意第執持之說則自宜立信而言耳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按此亦孟子惓惓行道之思偶觸於正子而不覺情見乎辭。為政二字須着眼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按此以孟子之否而知之對下

好善優於天下看非故抹殺三者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按緣丑意中但知有三者耳味然則口氣疑團已伏於前矣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集解好善本樂正子之為善人來善與善相投自無有不好者須在其為人處見之。好善不主定好人之強力智慮多聞乃實見得善之可欲深嗜篤好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入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好善足乎

丑問也按上已明言正子之為人其為好善自無疑矣足乎之問乃疑其不足以為魯政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集解善專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

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集解優對上足字
言足尚是僅足優則恢恢乎有餘裕矣天下對魯而言言
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何況魯國此正則樂正子說或謂優
於天下說得好善天下恐非正子所能當不知好善之量
正樂正子之所長惟其優於天下此孟子
所以聞之喜而不寐也下節方畧推開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集解此與下節一正一反總
是發明好善優於天下句兩

用夫苟字起自是樂說之詞好善不好善俱要切相天下
者言四海千里等字乃不落空講好善處須見得善中能
盡為治之本未輔吾德者其本也資吾治者其末也兼收
博採中心好之此其所以優於天下若從強智多聞起見
則仍是公孫氏心眼矣。翼註來告以善則眾思集而忠
益廣故優於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
說不主用人說愚按主聽言說方與下節對針不但來告
以善緊相關切也但用人意亦即在聽言中以渾說亦得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

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

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核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震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
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

乃所以為愚也原其始則起於于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
而已可不畏乎。說統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予

既已知之矣正描寫他訑訑光景諂諂面諛之人正窺見
他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子既已知之

矣有何意味按此與輔氏同。案引訑訑本不好善之人
訑訑也予既已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訑

訑然吾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按此與輔氏異特講多
有從之者然畢竟味短。結開編有訑訑之意於中即有

訑訑之聲音顏色於外生告以善心不見好人皆君子小
望望然而去故曰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拒通 君子小
教復堂

人送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

然也。條辨因其不好善則讒得而進之因其以智自足則諂得而進之

者之國不可治則知好善者之處於天下此節只為上文

反襯耳。愚按集註於此特拈直諫多聞與讒諂面諛反照愈可見好善斷不宜

主強智多聞而言。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

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已。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私者不能能舍已則中虛

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其善焉。說統總

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說統考仕於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為行道計不

執一途而後就亦不執一途而槩去總見君子委曲為道之意。

條辨陳子之問固疑孟子之難於仕而孟子所答却不就易仕一邊說只說所就有三所去亦有三見可就

一則就可去則去一視乎道為從違非有心於難亦非有心於易下三節只要平看。

集解陳子問仕仕專在就一邊說孟子增出去一邊陳子之意重在就孟子之意重在去

去雖因就而見然去即伏於就之中方見君子之不苟於就其必各分三項者見聖賢無執一之行只看時義何如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之矣。此亦舉孔子以見例不必粘定孔子說。蒙引

敬而無禮者。按首句只先揭起一層言迎之致敬以有禮非為此接待虛文固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分明是志

同道合欲以其所言者舉而行之如之何弗就將字不是說將然未然是一時傾信投合之機有固將如此者惟其如此所以不待禮貌之衰只言不行便自可去蓋就以此意者去亦即以此意君子自不肯負其初心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按節首雖未行三字極有味謂言雖未行而致敬有禮猶有欽慕吾道之心則言或自是而行亦未可定則亦安得不就之至於并禮貌亦衰始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其所以必去也。或問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何如耳孔子嘗嘗為之可以上下等之耶。邱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其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耋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

過之言按行其道即上文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所以可

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

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

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

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

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

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

告子下

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死則時可知矣。正解受其餽卽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卽是去意。彙解免死句在不久卽去上蓋本旨是言去就也。彙解此雖受之有節不久卽去與受享其祿不同到底亦是受國君之養故云公養之任。四書通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闕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

說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七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

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集解孫叔敖為賈之子為賈

海濱不仕令尹虞丘薦百里奚事見前編舉於市卽飯牛

之王以車迎遂相楚百里奚飯牛而牛肥

則飯牛自是實事但自當要君則好事者之誣耳。新安

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說以下五賢皆臣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益 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徐思曠曰大任不若舜以下是也

集解故字承上文推開意在言外。將字必先字與所以字緊相貫注以明天意之所在也。精言苦其心志如操

心危慮患深非尋常貧苦志慮鬱抑不得自伸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

所為不遂多背戾也集解行是據現成底行去為是作為道悖何嘗有一毫乖角但事多不順所為動輒齟齬故曰拂亂耳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

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詁類動心忍性者動

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

定則不為氣所動。輯語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語氣直貫無側拆蓋動忍其心性而

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按三平固可然即謂增益不能自動忍中出亦儘有義味。所以二字是豪傑

目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撻頭不起原非豪傑也。愚按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此段意思不是聖賢

天亦無從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類只是要事

安放得着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

若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

日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

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一日擡行將去少間定墮坑

落墜去也。慶源輔氏曰人小經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

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多幸故謂人若要熟須從

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熟

謂義理與自家相習便如履吾室中。新安陳氏曰舜大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下 敦復堂

生長富貴而兢業自持亦是苦其心志孔孟終身貧賤而乖教萬世亦是天降大任按此雖旁義自是通論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而緣過後改者恒多也橫不順也

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

後能改下文作與喻即其事蓋不能諱於平日此補得過之由故必事勢窮

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

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

警悟而通曉也詰類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與註困於心是抑鬱不

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達困衡者已知有過故

言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震源輔氏曰才言恒過

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

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

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

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

足以有察如此固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

則下愚而已徐巖泉曰全要在中人以上形容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慮屬已

困衡是過覺於心作是謹平日之所不能謹聲與色屬人

徵發是過彰於人喻是覺平日之所不能覺按一然後

兩而後須重看見得過亦正非偶然人日在過中而無見過之一日最是人生大不幸洪覺山曰動心忍性是自

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法家法度

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

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

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

而國亡矣。蒙引：法家乃尊貴，與直之臣拂士是輔弼。左

右之士有疎威尊卑之別，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巫臣

在，晉子胥在，吳皆外患也。條辨：無法家拂士，則不能引

於偷安縱欲，此國之所以恒亡也。之當道志仁無敵，國外患則易至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也。樂音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

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

矣。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荒，有死亡之理，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

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若

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勉齋黃氏曰：恐懼修

省常生於憂患，騎者淫佚必起於宴安，當厄窮困躓之餘

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而

矣。紹聞編：今人多以憂患為逆境，安樂為順境，不知生

人乃在憂患，死人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情欲而存其戒

慎之心，此所以生也。安樂順其情欲而滋其怠肆之意，此

所以死也。養生家以五行逆順為生死之訣，其理亦有似

于此者。說統：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

文看出而即以此立。尹氏曰：言因窮拂鬱能堅人之志

言全要得警悟人意。

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

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

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

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

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其在君

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

死亦恐不免窮斯監是也。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

貴者天之所與，而不可久，故君子居則見之，而動則戒之。

告子下

教復堂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紹聞編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人當日誦斯言不必身處憂患安樂必戒即生於憂患也不必崇高富貴嗜欲不節即死於安樂也。○集解以安樂之心處憂患雖憂患不生以憂患之心處安樂雖安樂不死也。看人承受何如耳。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

屑之教誨也。語類考孟子予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

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其人若之類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後字義也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精義明道曰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

教誨之也。○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

更皆是。○說統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愚按下一予字

條辨以為緊對受教者說極是但言此乃正欲其入曲體婆心深自脩省乃為毫不相與非是現身說法如論語無

隱章吾無行而不與是某之意也。既對受教者說。○尹則予字作孟子自謂可即泛作教者自身說亦可

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

也。精言開口下一術字可見因所從以出者也。材而教正有老少變化在

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

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語類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

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知在先○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

得其心也相似○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

性本不可分况其性之進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自盡

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進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自盡

心不知如何地盡又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却

盡箇甚麼○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盡心盡性之盡

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盡心盡性之盡

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中

庸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

是也○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物格知至之意

然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

貫通處則才拈來便曉得是為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

站○這事聖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得東邊又不理

會得西邊只是從來不曾盡這心但臨事恁地胡亂挨將

去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

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如今人人有箇心只是

不會使得他盡只恁地苟簡鹵莽便道是了○盡心如明

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小照不見處便是本身

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畢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人

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

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

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見得東

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

無存不合道理○問程子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

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之理包在內到發時却是

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

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又曰盡心

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之後

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若若未

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

教復堂

曰然盡心按知字固是零星然本文言知性却是衆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故註云物格之謂若因零星有工夫作
格物看便非從盡心後推勘語脉矣或問由窮理致知
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
著意思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文集心性一物知則皆
知但盡之為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居業錄心與理本一
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此理全具在內○心渾然
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困知記如理有
是一理則理不明則心便有事於心地者其盡與
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以爲盡是自然
不盡反觀內省亦心自不盡而自以爲盡是大段見功
○蒙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自然見功
知是積累用功思謂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論則可若本
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必其能窮夫理而
無不知者也又曰知性則物格之謂也○存疑盡心知性
俱以成功者言知性若非成功亦不能盡心亦不能知天
知性即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盡心即吾心之全體
體大用無不明○吳因之曰此節要以性字作主

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語類所以能盡其心者山

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
而後知至○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
天便臉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
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
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文集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
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
人之所以主乎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窮其全
於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
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
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皆不外乎此
而一以貫之矣○問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
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後又精熟底
俱為一裘事耶抑繫之於盡心之下乃知至後然就其間
事即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
得謂全無少別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
孟子集注卷之三 盡心上 三

裏說○盡心知性知天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
因非有工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亦言其本一物耳○蒙引此處不必依論
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為
知性未有知性而違天者才說著理便究到所以然處按
彼處以所當然與所以然分十年一進此處合下一齊都
做味則矣語氣知性知天自非兩截事○慶源輔氏曰知
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
存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
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來也○愚按心性天
本自一串而喫緊工夫却在知性提盡心說入正力破以
心觀天之妄而特揚知性以曉之也故語勢須一一細貼
虛字而實字之義理自明顧涇陽文云心之所以為心不
以邪靡言以其中之包涵者言故知性而心由此盡天之
所以為天不以形氣言以其中之主宰者言以大學之序
故知性而天由此知此性學之不可不講也

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文集盡心之說當
時見得如此故以為意識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
事按語類中說盡心有數條兼知行言與集註或問俱不
合闕此知為未定之論故樂不敢載○或問心無限量者
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
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
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
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
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劃然迎
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
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
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
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
立命者如是以殺身為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
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畧可見矣○語類
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
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
其盡性之功也○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

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說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而后意誠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不可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楊氏

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按此亦大槩言之實則聖學知行並進但非知無以開其始非行無以履其實所以先說知後說行非謂必待盡心知天然後去存心養性也楊氏語須活看○語類盡心存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問固是操

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然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存這裏○問存養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

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

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

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文集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

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

之性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亡之則非所以

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

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後養性非定將養

以上皆是存養申說然亦是先存心而後養性○或問存

性併入存心也看或問仍用對舉則其義益明○或問存

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

害其本然也按對舉正發明集注本義但不可抹却先後

要當工夫自兩分而道理仍歸一串○慶源輔氏曰心是

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

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為自家

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

敦復堂

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居業錄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即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刺著一合字○存疑存心正夫兼動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事天與知天稍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在翼聖曰人每說盡心工夫全在知性養性工夫只在存心愚謂致廣大能盡註中則有所蔽有字甚微莫順口忽過也至於順而不害較操而不舍工夫更密更精朱子諸說具在何曾道人只要存心來

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命之短長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以氣言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

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蓋言理而氣自

在其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慶源輔氏曰狗私

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語類問立命是豎立得這天

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死壽不

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既不以死壽貳其心又須

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

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亦須事事是

當始得若既不以死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

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死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人之大倫

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死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在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

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文集死壽之不齊蓋

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貳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

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朱氏

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死壽不

貳即是知命修身俟之即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

教復堂

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蒙引：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氣相連，說但分之則一為知天之至一為事天以終身耳。蓋所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也。○理無不在，天壽亦理之所在也。窮理而至於天壽，不貳則理無所不窮矣。故曰：知天之至也。修身以俟之，即是在心養性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也。此是共等田地。○非謂窮理只是窮天壽之理，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壽夭最是大事，而人之所難論，然者今既於此判斷得過，則何理之不窮？何行之不修？此孟子立言意也。○存疑：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為一串事意方有歸著。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翼述：身即心性，命即天。○吳因之曰：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立命者完却心性無余解也。愚按：惟克天德。○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作元命，此之謂也。

之心。朱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意亦相發。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語類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員，醫氣

化便是員，圖裏陰靜陽動，否曰然。○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底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存性方見得是道。○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問：恐是據人物而言，曰：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又曰：惟五峰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由太虛

有天之名二句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二句是就人說○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其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其庶幾乎○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墮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

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孫貽仲曰事理不相離造其理者知其事之理也履其事者體是理於身而見之事也知性非離事之理存養非離理之事也

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精義游氏曰知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為知君上之為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為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為晝夜矣豈死壽所能惑其心哉亦曰修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集解此章不外知行而尤以行為重看本文及總註語勢皆有敬側可見未點出修身字見人須合心性天命而後成其身此為通章歸宿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

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

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

僥倖也○語類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

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天

伯牛之疾是也○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

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

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

地死下便是正命若立岩墻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

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

警諭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者若歲月間

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

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而不

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臾做不正之命

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四

書通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

所獨○翼註正不正不專在氣數而在人事氣數本無兩

樣人事盡則命為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便是以

義安命之學○紹聞編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

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

命而謹守之此知命者所以不立於巖墻之下也○條辨

集註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要看推字與乃為字就

人身上言不就天命言如盡其道而死則顏子之天伯牛

之疾比干之剖心孔孟之不用於世皆與我盡道無干乃

天命自不正在我却自是莫之致而至所以為正命若不

盡其道以致桎梏而死即是他生來注定該桎梏亦由其

有以自取便非莫之致而至矣由下文打通看是命之正

與不正只在我順受不順受上見故曰順受其正若說是

順受其正者試問天命之不正者你不肯順受却待要如

何按此條最明快其得解在順受其正四字截斷看蓋謂

惟順受者乃其正命耳此正與末二節語氣相涵迴合上

句莫非命也恰相呼應○說統下二段非為正不正分疏

見得必盡道乃為順受盡

道即所謂修身以俟也

盡心上

敦復堂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

壓之禍語類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巖牆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

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命雖

立巖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

不有命在天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西書通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

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

非正命耳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輯語凡不

能安命皆坐不知○條辨不知命如何能立命故此又補

出知字○若先說我自命雖立巖牆下也不妨這正是

行險徼倖才不盡道便不是順受才不

順受便非正命故曰命只活絡在這裏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或問小註問人死於干

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

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

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

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判了直須

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

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

修身是也○說統盡其道而死正順受處故曰正命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是械也梏是械也

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

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精義問桎梏而死者非正

命也然亦是命否伊川曰

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

孟子曰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尹氏曰雖曰

盡其心

敦復堂

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
義而已不曰命○譯類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極
帶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
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問雖謂非正然亦以
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
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羨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極
格而死喚做非命不得緣他當時稟箇乖戾之氣故有此
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
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
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孟子說命至
盡心章方說得盡○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
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
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
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觀
觀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
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
自值夫凶禍天正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
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

耳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湖南講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底所以要在立此
章命字是由不得我底所以要在順受○集解上章末句命
字只說得理不曾說氣故於此章又言之然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則終無以易乎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旨矣
故曰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若上章命字已兼言氣則
所謂未盡者安在哉○愚按上章命以理言自該得氣死
壽不貳是也此章命以氣言仍歸於理順受其正是也前
後本自相發此章又特揭出知字蓋未有不知命而能立
命者此則其
未盡之意也

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也
舍上
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紹聞編得失繫於求
不求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集解此與操則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別只重求與得兼說舍與失者正以舍則失與求則得相形求便得舍方失可見惟不求末斯益矣末句揭明求在我正所以有益之故喫緊全於在我二字提醒人心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凡外物皆是南軒張氏曰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之具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

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

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集解道是理之綱我以不當求者命是數之制我以不當得者皆道而下重下句○才

要求之却有道在如何可妄求蓋一存心於求便是妄便不是存道道所以制其求非所以善其求也莫誤會下得之有命却又為妄求者斷絕妄想蓋既去妄求豈不意

在必得其如得之又由命何有命則無論得與不得總歸

不關於求此求之所以無益於得也未以在外二字點醒

正見不必作此無益之求○精義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

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又曰是求無益

於得言求得不得濟事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

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上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曰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士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職存道奈何得之須存命又曰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張子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為義

求在外者為命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為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為我之所當為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為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可無所不通也按精義或問概論言外大指與本義微別須善會

○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或問小註富貴

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存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人自失之而

此其本然也本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輯語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

非人物之物也愚按人物之物亦在內

大則君臣父子

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或問

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語類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萬物皆備於我構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集解理雖散在萬物而實具於吾心性分即心之所以為心者也皆備謂合下自是全具蓋就隆衷之初說註故以本然言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本真寶而

無妄亦入我之無間皆備於我便是誠之原而仁之本故
下二節都根此說去○輯語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
只懸空立此句喫緊正在下面愚按下面所以
喫緊者却正為此理本來如是不容欠缺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
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義精

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存於我也反身而誠
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或問反身而誠則張子
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為實若不責之處
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眾理而想眾安排使其備
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為實而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
之可言哉○語類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
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
自物何干我事○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守言反身

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
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
哉○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
○這道理本來皆備反之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
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
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
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此子未盡有此子不實則中心
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
既是萬理皆實即渾然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
理無得即觸處帶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文集此
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
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
為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已及物不待勉
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
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語類問此節
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分上事否曰然○四書
通此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按語類亦
云反身而誠是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誠字就現成說

工夫自在誠字前然亦通大賢以上而言程氏復
心以為盡性之事蒙引以為聖人之事皆不必泥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為強上聲

強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語類強是勉强而行恕是推己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

於反身而誠則仁矣新安陳氏曰誠與仁一理其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

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語類今人所

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著了便只見許多般蒙引不能反身而誠私意隔之也隔於私意即是不仁處

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語類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强

勉强推己及人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物轉這道

抑來便是恕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

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精義伊川曰恕者人

仁之門輯語恕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

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

士見時說似強恕則近仁耳伊川曰有忠矣而行之以

恕則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或問強恕初不言忠

無忠何以為恕耶曰有心為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語類若自己

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

時不復有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按此因論恕而推其原

本於忠在本文不必添設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
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精義尹
氏曰萬

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誠之者也。○語類。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四句皆是蒙上面一句。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輔氏曰。著則明之而言。方行之已。察則又加精焉。

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謂行之積習既久。而猶不識其所以

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語類。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

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行

矣。不著習矣。不察。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會去行。便要說著

不曾去習。便要說察。按朱子於本文外。拘出此層。雖非本義。然極中今人之病。故錄之。○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

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精言。不著不察。是行習時畧

不經心。所謂飯從吞梁。過是也。識其當然。又識其所以然。才算得知。不然。一知半解。終是鶻突在。○行習。便是由不

著不察。便是不知末句承上二句。作慨歎眾也。言如此類者甚多。非庸眾之眾。○此章原為學者歎。不為百姓言也。日行日習。分明已在道中。著脚

但不能精心體道。使著且察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

復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

改復

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
 故人當以無恥為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
 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
 安於無恥而恥終不可免。集解：恥是義心所發，人所本
 有，底無恥者物欲錮蔽也。故特揭人不可以無恥，提醒之
 無恥之恥非一事，偶然知恥，自是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
 所不欲，有全副擴充力量，在故趙註直指為能改行從善
 之人。解下句又著終身字，既曰終身固不僅以一時言也。
 困勉錄依朱氏公遷說，此與下章是一勸一戒。然此章
 無恥泛說下章則專主為機變之巧者言，又不可不辨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
 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
 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按此承上章而言，言人之
 不可以無恥者，正以恥之於人所係為甚大也。發口越鄰

字與未節兩人字相呼應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

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四書通為機變之巧

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

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

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衷。此一巧字，翼註機如掩取禽獸

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變字有多端，誑誘使

入吾機之意。○鄒嶧山曰：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使

人意機變便是巧，疾病在為字上。○絲辨為機變之巧，心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並無用恥之地，無所用恥，所字著眼。

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
恩按下半節主賢士說自不待言即上兩段平舉中於賢
士下著何獨不然句便自有側注之勢故下用故字單承
蒙引云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蓋有感於當時而言也即
此便見得當時諸侯不能好善忘勢而孟子之不見諸侯
固隱然以樂道自任矣夫士不自重王公安得而重之此
其所以目睹戰國交婦之徒慨然高望而遠志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集解說箇好遊想句踐亦戰國遊士之徒故孟子欲挽以聖賢之道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

信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

而外輕者不能也○集解囂囂二字須提起說本是我平日所自有立於知不知之上而見於知不知之時故知亦囂囂不知亦囂囂兩亦字義方員足若粘定知不知兩亦字本領便一齊差却○兩人字亦不可忽囂囂自在我知不知自在人此所以不加欣戚於其心也○囂囂註義在割烹章則先云無欲而後云自得照下我何以湯之聘幣為故意主無欲也此則先云自得而後云無欲照下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意主自得也集註之不苟如此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

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條

句踐何如斯可之間便是問所以能囂囂之本領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是平日自尊我之德自樂我之義自有

可以囂囂之具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矣○精言德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與人之勢位對

春本自常伸於萬物之上不可放倒架子故須尊尊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所以能自重而不慕人爵之榮義是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閑干駟弗顧天下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是極嚴正底道理人每厭而苦之故須樂樂則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制又何不能自安而奪於外誘之有○按紹聞編通講一章最明暢其言曰人之所以不能囂囂者以其內無所得而見外之重也得之心曰德而吾之所尊尊其貴於己者焉則不慕乎人矣守之正曰義而吾之所樂樂其慊於心者焉則不誘於外矣故士可窮可達而尊德樂義之心一而已窮知有義而不知有貧賤豈其所能移達知有道而不知有富貴豈其所能蕩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不失義於窮則有以敦士節而道亨於己不離道於達則有以副民望而道行於人然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離之義而得已者即民不失望之本民不失望即得已之推也觀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民何失望之有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則所謂得已者不但不阻獲於貧賤而已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已也達則兼善天下使民不失望也是時

雖有得志不得志而君子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矣遇雖有窮有達而君子之道則窮亦善達亦善矣○述朱尊德樂義是器器本領下三節又是尊德樂義實用本文及註理逐節逐層遞出有虛實隱顯之別不容徑盡又不容分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

之實也集解上文尊德樂義只渾淪槩說此方舉窮達以實之故云見於行事之實分內外看不得亦分先後不得語氣雖層次說下而理脉只一意相承看故字可見窮主自守言故曰義達主行道言故曰道其實義即道

道即義專言不失義而尊德可知道則德義之總名耳窮

貴有守達貴有為不失不離分際在此○窮達二字亦微

與上文知不知相應然不必太泥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如云不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

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

懈斯民平日之所望也輯語望他伊周只做得管葛便是

失望不必更論其下也果解已之所守者義也不失故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

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按修身是本其平日而

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蒙引尊德樂義則可以驚囂言

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亦

言其理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則又指實而言也或

問小註窮不失義以下足成自得無欲境界末節特引來

作證得志不得志亦只看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

語自是聖賢身分宜主不枉道以求合講方合遊字雨

軒張氏曰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大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

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

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愚按得志

不得志照窮達分兩路說下二句意亦相承惟澤加於民

所以能兼善惟修身見世所以能獨善而用意却在兩則

卒相為開合以見窮達雖殊道理則一非兼善即獨善此

善我無加損焉此其所以無往不善此其所以驚囂此

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集解以重外輕則尊德

以下則無往而不善也既尊德樂義則內重外輕窮不損

達不加隨在皆德義隨在皆自得其何不囂囂之有此章

教復堂

雖從遊說起却道理甚大地位儘高後面特揭古之人
為此輩拓開眼界蓋亦孟子自道胸懷非為遊士說法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

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語類豪傑質美生

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

始者求已是下愚下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色

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

禽獸何別按此朱子又從凡民下與禽獸較量為有文王

而不興者痛加激厲然非本指○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

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

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

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慶源輔氏曰

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

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惟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

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

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

欲學者不以凡民自弃而以豪傑自期耳○紹開編降衷

益子集注本義匪終

卷十三盡心上

三

教復堂



71020643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

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或問小註今有人一旦附益

富貴極矣如其自視欲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

也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為動之則其過人

則不亦遠乎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

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輕重志存乎道義

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共過人也遠矣徐思曠曰看得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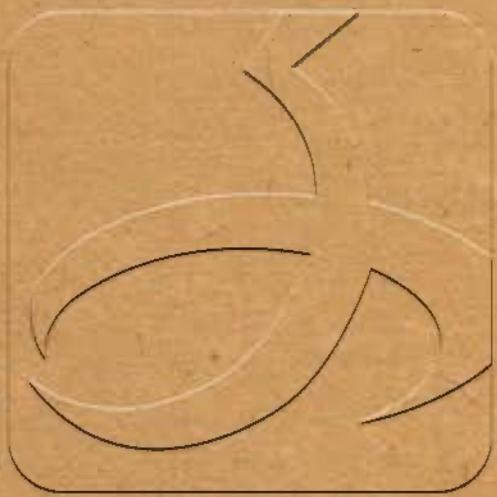
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尹氏以當下言南軒是以後日論

矣此章所謂打破勢利關也過人遠原非極至之稱何

必以後日言但不可謂此後更無進步耳按存疑謂與舜

禹巍巍一般此不無太過然白是一路上事

充之便可到此地位故即兼後日言亦得



三
三
課本會

